

正是中秋——致哥哥

□ 于宇

月亮圆满——正是中秋
我又想起您了，哥哥

哦，我们已别离得很久了
这个佳节，还是未能聚首

今晚，谁人向您举杯
是家人，还是亲友

而我只能朝着您的方向
唱出我心底最柔软的歌

八十大几啦！长我八岁
您是我当仁不让的大哥

我们就像两棵佝偻的老树
在岁月的烟雨中各自蹉跎

此刻我多想变成一只鸟
悄悄地飞落在您的枝头

给您一个孩子般的淘气
然后再陪您好好地喝上一壶

哥哥，您是弟弟心中的偶像呢
过去已然，现在依旧

不只是您有明星般的帅气
更因您胸中的儒雅和宽阔

物质匮乏年代真的寒冷啊

却是我们俩最温暖的时候

哥哥给弟妹排队抢购缝纫机
嫂子饥荒时给过我几只馒头

还有一回在您单位食堂吃饭
左撇子哥俩曾吸引众多眼球

当然，难免也有过小小的磕碰
但谁还会在那些过往中纠葛

兄弟一场，彼此包容
血浓于水，何曾有过干涸

听说那年您病危时还呼吁我名
生怕弟兄俩就此阴阳两隔

这一切的一切，终未尘封
宛如星星一直在弟弟心中闪烁

哥哥，明年就是您九十大寿啦
该聚一聚，庆祝庆祝

弟弟给不了您太多的惊喜
也烘托不了您的高光时刻

我只能借助这只言片语
提前给您送上真情的祝福

哥哥！您平时应该多笑笑哦
生活中您还有什么不满足

别人有的，您也有
您有的，别人未必都有

何况您还有一个亲弟弟
在远方亲昵地叫着您哥哥

去大海边听听海浪拍礁的声音，
哗哗！哗哗！
一次又一次，
一年又一年，
终于有一天，
礁石也变得圆润乖巧。

假如生活为难了你，
请不要抱怨。
磨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
没有了磨难，
人生就缺少了一种风景。
这一段经历，
就是将你当作钢铁，
去接受千锤百炼。

假如生活为难了你

□ 卢有林

假如生活为难了你，
请不要悲伤。
去看看冬天的柳树，
看似了无生机，
其实它在积蓄力量。
待到大雁北归时，
柳枝依旧戏春风。

假如生活为难了你，
请不要气馁。

赶蝙蝠

□ 薛丰

每年春夏之交，小区总会有黑色的蝙蝠在墙壁、树头飞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蝴蝶，不过蝴蝶不会飞那么高。也有数次它们会趁窗门未及时关闭的空隙“登堂入室”，最后一般都是先生用扫帚或拖鞋将它们赶出去，或是直接扑掉下来，丢入垃圾桶，再连垃圾一起扔掉。

可能是因为今年酷暑旷日持久的原因，我一个蝙蝠也没看到过，也许它们迁移到适合生存的地方了吧。中秋过后才真正有了秋意，终于又享受到大自然给予的舒适感了。下班回家，收拾一下窗外的花草，习惯性地用手指戳一下盆里的土，干的就去拿水壶来浇。一来二去，窗户也不关，这凉爽的风拒绝不了。做完这些去阳台收衣服，看见一个黑色的东西撞到了拉门上。不好，是蝙蝠！赶紧打电话给先生，他在外面吃晚饭，有点远，说等他吃完回家弄。

我一想，阳台有已经泡进水里的衣服，不能浸得时间长，还要翻一下鞋柜，找天凉穿的黑皮鞋，配明天上班的衣服穿，这些都需要今晚去做。如果等下去，要不然睡得迟，要不然明早起得早。

我还是决定先行动起来。行动之前做一下心理建设，想到《荒野上的大师》这本书里讲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莫宗江等几位历史建筑保护专家，为揭开五台山佛光寺历史身份之谜，在测绘一处横梁时，几千只蝙蝠倾泻而下，不计其数的臭虫钻进他们衣襟（要是我早就吓得不省人事了）。出身名门望族的林徽因，乃富贵娇柔之身，历经多次荒野考察硬生生锻炼成一名“坚强的战士”。我一普通女子也要克服胆怯之心，一只蝙蝠其奈我何！我现在已经对那只蝙蝠熟视无睹，内心强大到可用沈腾表情包“你过来呀”直接挑衅它，我甚至是从容地吃完晚饭。之前已经把几个房间关好，它被局限在客厅，目标明确才能有的放矢。它一出来，我就戴上口罩，用先生捕捉它的方法去制服它，可是它不停地扇动翅膀上下转圈，把我的颈椎酸痛都快治好了，连碰都没碰到。有时候它紧贴在天花板，就那样俯视着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至少我已不再害怕，一人一物达成了和解的共识，你不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

最后还是我沉不住气，出于对卫生的考虑，务必要将它赶出去。上网查了一下，蝙蝠的特性喜黑怕亮，于是我就打开多处灯光，确实它转了几下就难觅踪影，应该是从大门飞出去了。

入夏，界首农中搭了瓜架，黄瓜藤向上攀援，开了黄花；蚕豆、扁豆都开紫黑白色的蝴蝶花；豇豆开白花，闹嚷嚷的，一天一个样，能长得很高。成熟时候，嫩黄瓜带刺，清脆爽口。切片加食盐、糖、醋，再滴几滴麻油，凉拌，供教师佐餐。我有上报文教局的材料，请临泽中学朱延庆老师改稿，他说稍等。改了稿，青菜汤外增加了一盘韭菜炒鸡蛋，是那时难得的美味。

夏天冬瓜汤、瓠子汤是师生的主打菜。只是马春阳、陆文夫来农中看我，能干的炊事员晏四奶奶不知从哪儿买了两条活鲫鱼，外加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螺蛳肉。马老指着汤白味鲜的鲫鱼汤笑说：牛奶是它的孙子。陆文夫说：家乡全是旱谷，吃菜与你们不一样。

夏天的绿豆粥软糯清爽。丝瓜爬在土墙上，开的黄花鲜艳又闪眼，看上一眼，心如花开。丝瓜入口滑溜清香，配上荤腥，丝瓜炒肉丝，美食醉人。

秋冬天有山芋、芋头、胡萝卜，连胡萝卜缨子也吃，番瓜、茨菰全是师生主菜，烀番瓜加少量米是常态，使

天南地北地，我遇到过很多知道高邮的人，大约90%以上的第一个话题都是：哦，高邮咸鸭蛋！可能还会加一句：双黄蛋！汪曾祺在《端午的鸭蛋》里说他不喜欢别人这么说，就像新疆人听到切糕、河南人听到井盖那样，咸鸭蛋对于那时的他来说是一种负面的联想：“好像我们那个穷地方只出鸭蛋似的……”我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我还是感觉比较庆幸，生为高邮人，最起码有这个话题可以避免初次见面的尴尬，很快热络地交谈起来。

回忆自己对高邮咸鸭蛋的感觉，小时候并没有那么特别深刻。那时候在鸭蛋上市的季节，天蒙蒙亮的中市口早市上，守在街边的乡下人将自家鸭棚里产的新鲜鸭蛋放在稻草铺好的篮或筐里售卖，青皮蛋壳很养眼，托在手上泛着柔和的光，在小孩子时我的记忆里，似乎把玩的意趣要比当作食物的愿望来得更浓，印象更深。

端午前，一般的家庭一定会买一篮子鸭蛋回家，用清水洗净，晾干。粗盐溶于水后，将黄泥搅拌成浓稠的泥浆。这黄泥有点讲究，一般是到乡下的农田里挖来的黄胶

清秋的早晨，沿着南干渠散步，微风拂过，浓郁的桂花香气扑面而来，金黄色的树叶，金黄色的稻田，令人陶醉。尽管如此，最抢眼的莫过于渠边精致的水闸，它伫立于每道支渠最上游，远看像童话世界里坐落在密林深处的小屋，五彩斑斓，美不胜收。此情此景，不禁勾起了我对水闸的怀旧，进而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渠道上的水闸又称节制闸。以前的节制闸结构比较简单，砖砌的闸墩支起两根方形的横梁，手摇启闭机安装在横梁之上，启闭机的螺杆连接木质闸门，闸门相对固定在闸槽里，只能上下移动，不能左右晃动。闸前有座小桥，桥身只有两块水泥板，既是开闸放水的工作桥，又是日常行走的交通桥。开闸时，放水员站在桥

原生家庭有罪论横行天下，似乎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都得用一生去治愈。

我的妈妈没啥文化，也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爱。我上卫校，伙食很差，她做了十来个肉圆送到宿舍给我，还替我织了件毛衣。一次我下大夜班，补觉。睡到下午，邻居家小孩拍皮球玩，我妈出门劝小孩：“阿姨昨天上了一夜班，白天要睡觉，你们去别处拍球玩，不要吵了阿姨。”我其实已经被吵醒了，故意不出声，满满的感动。

农中的菜蔬

□ 陈其昌

师生有清欢、甘甜之感。我的母亲和一个年青女子，茨菰加少量面粉做成的茨菰饼，也是师生所爱。二分钱一个，纯茨菰汤不要钱。苋菜箍闻着臭吃着香，吮吸起来像吃果冻。这是农民无它菜的佐食。临泽人将吃菜称为吃“咸”，真咸透了心。

在界首农中，茨菰田有三亩、芋头有沿河两亩，陈润宝校长调整一亩三分芝麻地，沿路边种植了向日葵。1961年下半年，收获了芝麻、葵花籽。晏四奶奶将芝麻晒干，去掉杂物，用大甑子锅烀熟。临时工老卞也来帮忙。在一口大缸里，用紫铜的球加柄，坐着不住地晃荡，油面渐成，满校飘香。待油层加厚，舀入瓶中，剩下的麻油渣拿去喂猪。腊月廿四，可以用油渣作馅心做连饭饼，给留守学校的人员吃。大家还可以分得一斤已炒好的葵花籽。

临泽农中庄园式教室西边，有三

亩专用菜地。小青菜、“三月不老”大白菜、乌菜……“塌塌乌”最好，绿叶肥厚。青菜烧汤，如加上豆腐，就是美味。栽山芋，先做土垄，山芋苗按45度插入土中，收获时挖土便见。山芋可生吃，亦可烤熟吃。烤熟的山芋外皮微焦，山芋肉红，一人一个，食之香味长留味蕾。学校有山芋地窖，以备来年青黄不接。有大冬瓜10来斤重，躲在藤叶下。冬瓜汤可去暑热。焖芋头不一定是“九月九”。一个“芋头婆”重达3斤2两，从土中挖出，切片焖熟，充饥换味。茄子加青辣炒。熬番瓜暖胃温心。还有可口的茭白，剥皮，切片，加肉丝炒，一份0.15元，肉香茭白香兼有，是当时的美食。至于豇豆、安豆及安豆头，单炒亦可，加上羊肉片，就是当时的佳肴。在那个年代，吃各类菜蔬，佐食果腹第一，味道第二。农中是不会到镇上买菜的，自给自足，师生吃菜不交钱。

有关咸鸭蛋与高邮人的我

□ 王微

泥。那种仔细看会有亮晶晶的沙粒的黄泥，黄得纯粹、不含黑色。然后，将蛋在泥浆里一滚过，糊满，一层层地叠在家里那只棕褐色的陶土粗制的歪口坛子里。坛子装满后，一般应该是用牛皮纸封口扎紧，不过那只坛子因为歪口而无法用绳线扎上，就在上面放一本书加几块红板砖压紧就行了，最后将坛子放在房间床后阴凉处，腌制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开坛吃咸鸭蛋了。

那时因为没有机会吃到外地鸭蛋，没有比较，认为咸鸭蛋就应该是青皮红油，软弹的蛋白有淡淡的鲜咸味，口感一如汪老所描述的细腻，重要的是不能太咸，能白嘴吃，或就着焦糊味的稀饭。刚开坛时的咸鸭蛋口感是最好的，越往后越咸，也就越来越没有意思，纯粹是为了骗舌头下饭。

过去快乐的阈值似乎很低、很简单，就像刚开坛的鸭蛋的鲜，现在却再也不容易得到了。

后来出了高邮城才发现，就视觉味觉效果而言，全世界的鸭子下的只是“蛋”，但不能称之为“鸭蛋”。记忆中只有一次，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国城买到一种标着高邮产的好像叫金梅牌的咸鸭蛋，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回头赶紧多买了几盒去波士顿送人。大家吃了都说好，让下次再带一点去。很可惜，等到下一次时，没了。

今年春天，去纽约参加昆士10公里(Queens10k)跑步比赛，赛后跑群去法拉盛中餐馆聚餐，餐后出门在路边看到有卖咸鸭蛋的，个头不大，却是青皮的。尽管出门在外，对吃鸭蛋这个事没有任何奢望，仍然一下子就把口袋里的20美金全拿出来买了7只鸭蛋(真贵啊!)。同行的伙伴们不理解，我没和他们解释，因为，对过往的记忆是一种很个人的事，那团幽幽的青光也只能穿过人群在自己的眼中闪现，如同他乡遇故知，尽在不言中。

做客，喝点小酒。

那时闸上比较热闹。退水的时候，露出节制闸周边及渠底的石头，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徒手摸进石头缝隙中，好多隐匿在此的鲢鱼游了出来，他们手忙脚乱地抓着，笑声一片。夏季放水时，擅长游泳的孩子从闸桥上纷纷跳入水中，溅起朵朵浪花……

如今，渠道上的水闸变化很大。闸门闸墩、启闭机构、跨渠桥梁、两岸护坡不断改造，新建闸房，新增配电设施，安装伺服电机、视频监控，闸门开启从传统的人工摇动、电机传动到远程自动。渠道上的水闸已成为现代水利的标志之一，见证着广袤农村的时代变迁与高质量发展。

子。能让自己的孩子一路读书，是她最大的心愿。她当年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孩子读得进书，就供她一直读下去。而我的父亲，也已是尽了他自己的所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毕竟不会轻易失业，我能以此安身立命。这是那个时代许多农村家庭的选择——师范或卫校，考上了就脱离农村户口，读出来就有班上。

不纠结、不内耗，和自己和解、和父母和解。父母在，人生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

父母的爱

□ 仲元芳

我以前总抱怨，父母为什么让我上了不喜欢的专业。后来和同学交流，发现作为农民而且没啥子文化的父母，能让我们上卫校、做护士，这已经是他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选择了。不要怪罪父母，不要怪罪原生家庭。妈妈年幼辍学，十来岁就进厂